

北史（三）
李延寿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《北史》纪传体的通史,与《南史》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。有本纪12卷,列传88卷,共100卷。共80卷,有本纪10卷,列传70卷。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(386年),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(618年),包括北朝魏、齐、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的史事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都是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。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打破朝代体系,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,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,编成互相联系,互相配合的两部书。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,完整地溶洽,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、重复记载、难于剪裁、卷帙繁冗、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,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,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。从而有利有比较出各朝代、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,准确勾勒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,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。另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如此篇修,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历史思考,消除南北长期分裂、隔阂,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。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,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。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,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,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要求。

书 名：北 史（三）
作 者：李延寿
出 版 社：中国电影出版社
书 号：ISBN 7-106-02306-X
版权所有：北京焯子工作室北京牛马文化
类 别：典藏二十五史
出版时间：2005年6月
字 数：26万字

卷第二十一

列传第九

燕凤 许谦 崔宏 子浩 张袞 弟恂
邓彦海

燕凤，字子章，代人也。少好学，博综经史，明习阴阳讖纬。昭成素闻其名，使以礼致之，凤不应聘。及军围代，谓城人曰：“凤不来者，将屠之。”代人惧，遂送凤。昭成待以宾礼。后拜代王左长史，参决国事。又以经授献明帝。

尝使苻坚，坚问凤曰：“代王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宽和仁爱，经略高远，一时雄主也。常有并吞天下之志。”坚曰：“卿辈北人，无刚甲利兵，敌弱则进，敌强则退，安能并兼邪？”凤曰：“北人壮悍，上马持三仗，驱驰若飞。主上雄雋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万，号令若一。军无辘重樵爨之苦，轻行速捷，因敌取资。此南方所以疲弊，北方所以常胜也。”坚曰：“彼国人马多少？”凤曰：“控弦之士数十万，见马一百万匹。”坚曰：“卿言人众则可，说马太多。”凤曰：“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，每岁孟秋，马常大集，略为满川。以此推之，使人言犹未尽。”凤还，坚厚加赠遗。

及昭成崩，道武将迁长安。凤以道武幼弱，固请于苻坚曰：“代主初崩，臣子亡叛，遗孙冲幼，莫相辅立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，铁弗卫辰狡猾多端，皆不可独任。宜分部为二，

令人统之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势莫能先发，此御边之上策。待其孙长，乃存而立之，是陛下大惠于亡国也。”坚从之。凤寻东还。及道武即位，历吏部郎、给事黄门侍郎、行台尚书，甚见器重。明元世，与崔宏、封懿、梁越等入讲经传，出议朝政。太武初，以旧勋赐爵平舒侯。卒，子才袭。

许谦，字元逊，代人也。少有文才，善天文图讖学。建国时，将家归附，昭成擢为代王郎中令，兼掌文记。与燕凤俱授献明帝经。昭成崩后，谦徙长安。苻坚从弟行唐公洛镇和龙，请谦之镇。未几，以继母老，辞归。登国初，遂归道武，以为右司马，与张兗等参赞初基。慕容宝之来寇也，道武使谦告难于姚兴。兴遣将杨佛嵩来援。佛嵩稽缓，道武命谦为书遗之，佛嵩乃倍道兼行。道武大悦，赐谦爵关内侯。宝败，佛嵩乃还。及慕容垂死，谦上书劝进。并州平，以谦为阳曲护军，赐爵平舒侯。卒，赠幽州刺史、高阳公，谥曰文。

子洛阳袭爵。明元追录谦功，以洛阳为雁门太守。洛阳家田三生嘉禾，皆异亩同颖。太武善之，进爵北地公。卒，谥曰恭。

崔宏，字玄伯，清河东武城人，魏司空林之六世孙也。祖悦，仕石季龙，位司徒右长史。父潜，仕慕容，为黄门侍郎。并以才学称。

宏少有隼才，号曰冀州神童。苻融之牧冀州，虚心礼敬。拜阳平公侍郎、领冀州从事。出总庶事，入为宾友，众务修理，处断无滞。苻坚闻之，征为太子舍人。辞以母疾，不就。左迁著作佐郎。太原郝轩名知人，称宏有王佐之材，近代所未有也。坚亡，避难齐鲁间，为丁零翟钊及晋叛将张愿所留。郝轩叹曰：“斯人也，遇斯时，不因扶摇之势，而与鹄雀飞沈，岂不惜哉！”

仕慕容垂，为吏部郎、尚书左丞、高阳内史，所历著称。

立身雅正，虽在兵乱，独厉志笃学，不以资产为意，妻子不免饥寒。

道武征慕容宝，次中山。弃郡走海滨。帝素闻其名，遣求。及至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张兗对总机要，草创制度。时晋使来聘，帝将报之，诏有司议国号。宏议曰：“三皇、五帝之立号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以封国之名。故虞、夏、商、周始皆诸侯，及圣德既隆，万国宗戴，称号随本，不复更立。唯商人屡徙，改号曰殷。然犹兼行，不废始基之号。故《诗》云‘殷商之旅’，此其义也。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应运龙飞。虽曰旧邦，受命惟新。以是登国之初改代曰魏。慕容永亦奉进魏土。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国，斯乃革命之征验，利见之玄符也。臣愚以为宜号为魏。”道武从之，于是称魏。

及帝幸鄴，历问故事。宏应对若流，帝善之。还次恆岭，帝亲登山顶，抚慰新人，适遇宏扶老母登岭，赐以牛米。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，给以车牛。迁吏部尚书。时命有司制官爵，撰朝仪，协音乐，定律令，申科禁，宏总而裁之，以为永式。及置八部大夫，以拟八坐。宏通署三十六曹，如令、仆统事。深被信任，势倾朝廷。约俭自居，不营产业，家徒四壁；出无车乘，朝晡步上。母年七十，供养无重膳。帝闻，益重之，厚加馈赐。时人亦或讥其过约，而宏居之愈甚。常引问古今旧事，王者制度，宏陈古人制作之体，及往代废兴之由，甚合上意。未尝谗谀忤旨，亦不谄谀苟容。及道武季年，大臣多犯威怒，宏独无谴者，由于此也。

帝曾引宏讲论《汉书》，至娄敬说汉祖，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，善之，嗟叹者良久。是以诸公主皆嫁于宾附之国，朝臣子弟、良族美彦不得尚焉。尚书职罢，赐宏爵白马侯，加周兵将军。与旧功臣庾岳、奚斤等同班，而信宠过之。

道武崩，明元未即位，清河王绍因人心不安，大出财帛，班赐朝士。宏独不受绍财，长孙嵩以下咸愧焉。诏遣使者循行郡国，纠察守宰不如法者，令宏与宜都公穆观等案之，帝称其平当。又诏宏与长孙嵩等朝堂决刑狱。

明元以郡国豪右大人蠹害，乃优诏征之。人多恋本，而长吏逼遣之。于是轻薄少年，因相扇动，所在聚结。西河、建兴盗贼并起，守宰讨之不能禁。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、寿光侯叔孙建、武元城侯元屈等问焉。宏欲大赦以纾之。屈曰：“不如先诛首恶，赦其党类。”宏曰：“王者临天下，以安人为本，何顾小曲直也。夫赦虽非正道，而可以权行。若赦而不改，诛之不晚。”明元从之。

神瑞初，诏宏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车门右，听理机事。并州胡数万南掠河内，遣将军公孙表等讨之，败绩。帝问计于群臣。宏曰：“表等诸军，不为不足，但失于处分，故使小盗假息耳。胡众虽多，而无猛健主将，所谓千奴共一詹也。宜得大将素为胡所服信者，将数百骑，就摄表军以讨之。贼闻，必望风震怖。寿光侯建，前在并州，诸将莫及。”帝从之，遂平胡寇。寻拜天部大人，进爵为公。泰常三年夏，宏病笃，帝遣侍中穆观就受遗言，侍臣问疾，一夜数返。卒，追赠司空，谥文贞公。丧礼一依安城王叔孙俊故事。诏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，自亲王以外，尽命拜送。子浩袭。太和中，孝文追录先朝功臣，以宏配飨庙廷。

浩字伯深，少好学。博览经史，玄象阴阳百家之言，无不该览。研精义理，时人莫及。弱冠为通直郎，稍迁著作郎。道武以其工书，常置左右。道武季年，威严颇峻，宫省左右，多以微过得罪，莫不逃避，隐匿目下之变。浩独恭勤不怠，或终日不归。帝知之，辄命赐以御粥。其砥直任时，不为穷通改节

若此。明元初，拜博士祭酒，赐爵武城子。常授帝经书，每至郊祀，父子并乘轩轺，时人荣之。明元好阴阳术数，闻浩说《易》及《洪范》五行，善之。因命筮吉凶，参观天文，考定疑惑。浩总核天人之际，举其纲纪者，数家多有应验。恆与军国大谋，甚为宠密。时有兔在后宫，检无从得入，帝令浩推之。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媵者。明年，姚兴果献女。

神瑞二年，秋谷不登，太史令王亮、苏坦因华阴公主等言：“讖书云：国家当都鄴，大乐五十年。”劝帝迁都于鄴，可救今年之饥。帝以问浩。浩曰：“非长久策也。东州之人，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，人畜无算，号称牛毛之众。今留守旧都，分家南徙，恐不满诸州之地。参居郡县，处榛林之下，不便水土，疾疫死伤，情见事露，则百姓意阻。四方闻之，有轻侮之意，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来。云中、平城则有危殆之事，阻隔恆、代，千里之际，须欲救援，赴之甚难。如此，则声实俱损矣。今居北方，假令山东有变，轻骑南出，耀威桑梓之中，谁知多少？百姓见之，望尘震伏。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。至春草生，乳酪将出，兼有菜果，足接来秋。若得中熟，事则济矣。”帝深然之。复使中贵人问浩曰：“今既无以至来秋，或复不熟，将如之何？”浩曰：“可简穷下之户，诸州就谷。若秋无年，愿更图也。但不可迁都。”帝於是分人诣山东三州就食，出仓谷以禀之。来年遂大熟，赐浩妾各一人，及御衣绵绢等。初，姚兴死之前岁，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，一夜忽然亡失，不知所在。或谓下入危亡之国，将为童谣妖言，而后行其灾祸。帝乃召诸硕儒，与史官求其所诣。浩对曰：“案《春秋左氏傳》说神降于莘，其至之日，各其物也。请以日辰推之。庚午之夕，辛未之朝，天有阴云，荧惑之亡，当在此二日之内。庚与午，皆主于秦，辛为西夷。今姚兴据咸阳，是荧惑入秦矣。”

诸人皆作色曰：“天上失星，人安能知其所诣，而妄说无征之言！”浩笑而不应。后八十余日，荧惑果出东井，留守盘旋。秦中大旱赤地，昆明池水竭。童谣讹言，国中喧扰。明年，姚兴死，二子交兵，三年国灭。于是诸人乃服。

泰常元年，晋将刘裕伐姚泓，欲斥河西上，求假道。诏群臣议之。外朝公卿咸曰：“函谷天险，裕何能西入？扬言伐姚，意或难测。宜先发军断河上流，勿令西过。”内朝咸同外计，帝将从之。浩曰：“此非上策也。司马休之徒扰其荆州，刘裕切齿久矣。今兴死子幼，乘其危亡而伐之，臣观其意，必自入关。劲躁之人，不顾后患。今若塞其西路，裕必上岸北侵。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矣。蠕蠕内寇，人食又乏，发军赴南，则北寇进击；若其救北，则南州复危，未若假之水道，纵裕西入。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。所谓卞庄刺彪，两得之势也。使裕胜也，必德我假道之惠；令姚氏胜也，亦不失救邻之名。纵裕得关中，悬远难守。彼不能守，终为我物。今不劳兵马，坐观成败，斗两彪而收长久之利，上策也。夫为国之计，择利为之，岂顾婚姻，酬一女子之惠也？假国家弃恆山以南，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争守河北也。”议者犹曰：“裕西入函谷，则进退路穷，腹背受敌。北上岸，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。扬声西行，意在北进，其势然也。”帝遂从群议，遣长孙嵩拒之。战于畔城，为晋将硃超石所败。帝恨不用浩言。

二年，晋齐郡太守王懿来降。陈计，称刘裕在洛，劝以军绝其后路，则裕军不战而可克。书奏，帝善之。会浩在前，进讲书传。帝问浩曰：“裕西伐已至潼关，卿观事得济否？”浩曰：“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，子泓又病，众叛亲离。乘其危亡，兵精将勇，克之必矣。”帝曰：“裕武能何如慕容垂？”浩曰：“垂承父祖之资，生便尊贵。同类归之，若夜蛾之赴火；

少加倚仗，便足立功。刘裕挺出寒微，不因一卒之用，奋臂大呼，而夷灭桓玄。北禽慕容超，南摧卢循。裕若平姚而篡其主。秦地戎夷混并，裕亦不能守之。秦地亦终当为国家所有。”帝曰：“裕已入关，不能进，不能退，我遣精骑南袭彭城、寿春，裕亦何能自立？”浩曰：“今西北二寇未殄，陛下不可亲御六师。长孙嵩有经国之用，无进取之能，非刘裕敌也。臣谓待之不晚。”帝笑曰：“卿量之已审矣。”浩曰：“臣常私论近世人物，不敢不上闻。若王猛之经国，苻坚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辅少主，慕容之霍光也；刘裕之平逆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谓先帝如何？”浩曰：“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，南入汉地，变风易俗，化洽四海。自与羲、农、舜、禹齐烈，臣岂能仰名。”帝曰：“屈丐何如？”浩曰：“屈丐家国夷灭，一身孤寄，为姚氏封植。不思树党强邻，报复仇耻，乃结蠕蠕，背德于姚。擢竖小人，无大经略，正可残暴，终为人残灭耳。”帝大悦，说至中夜。赐浩缥醪酒十斛，水精戎盐一两，曰：“朕味卿言，若此盐酒，故与卿同其味也。”

三年，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经北斗，络紫微，犯天棓。八十余日，至天汉而灭。帝复召诸儒、术士问之，曰：“灾咎将在何国？朕甚畏之。”浩曰：“灾异由人而起，人无衅，妖不自作。《汉书》载王莽篡位之前，彗星出入，正与今同。国家主尊臣卑，人无异望。是为僭晋将灭，刘裕篡之之应也。”诸人莫能易浩言，帝深然之。五年，宋果代晋，南镇上宋改元赦书。时帝幸东南舄齿池，射鸟，闻之，驿驰召浩，告曰：“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。朕今日始信天道。”初，浩父疾笃。乃翦爪截发，夜在庭中仰祷斗极，为父请命，求以身代。叩头流血，岁余不息，家人罕有知者。及父终，居丧尽礼，时人称之。袭爵白马公。

自朝廷礼仪，优生策诏，军国书记，尽关于浩。浩能为雅说，不长属文，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。作《家祭法》，次序五宗，蒸尝之礼，丰俭之节，义理可观。性不好庄老之书，每读不过数十行，辄弃之，曰：“此矫诬之说，不近人情，必非老子所作。老聃习礼，仲尼所师，岂设败法之言以乱先王之教。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，不可扬于王庭。”

帝恆有微疾，而灾异屡见，乃使中贵人密问浩曰：“今兹日蚀于胃、昴，尽光赵、代之分野。朕疾疹弥年，恐一旦奄忽，诸子并少，其为我设图后计。”浩曰：“陛下春秋富盛，圣业方融，德以除灾，幸就平愈。昔宋景见灾修德，荧惑退舍。愿陛下遗诸忧虑，恬神保和，无以暗昧之说，致损圣思。必不得已，请陈警言。自圣化龙兴，不崇储贰，是以永兴之始，社稷几危。今宜早建东宫，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，使为师傅；左右信臣简在帝心者，以充宾友。入总万机，出统戎政，监国抚军，六柄在手。若此，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，颐神养寿。此乃万代之令典，塞祸之大备也。今长皇子讳，年渐一纪，明睿温和，众情所系，时登储副，则天下幸甚。立子以长，礼之大经，若须并大，成人而择，倒错天伦，则生履霜坚冰之祸。自古以来，载籍所记，兴衰存亡，鲜不由此。”帝纳之，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，令太武为国副主，居正殿临朝。司徒长孙嵩、高阳公奚斤、北新公安同为左辅，坐东厢，西面。浩与太尉穆观、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，坐西厢，东面。百寮总己以听焉。明元居西宫，时隐而窥之，听其决断。大悦，谓左右侍臣曰：“长孙嵩宿德旧臣，历事四世，功存社稷；奚斤辩捷智谋，名闻遐迩；安同晓解俗情，明于校练；穆观达政事要，识吾旨趣；崔浩博闻强识，精于天人之会；丘堆虽无大用，然在公专谨。以六人辅吾子，足以经国。吾与汝曹游行四境，伐叛柔服，可

以得志于天下矣。”群臣时奏事所疑。帝曰：“此非我所知，当决之于汝曹国主也。”

会闻宋武帝殂，帝欲取洛阳、武牢、滑台。浩曰：“陛下不以刘裕歆起，纳其使贡，裕亦敬事陛下。不幸今死，乘丧伐之，虽得之，不令。《春秋》晋士丐侵齐，闻齐侯卒，乃还。君子大其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感孝子，义足以动诸侯。今国家未能一举而定江南，宜遣人吊祭，恤其凶灾，布义风于天下，令德之事也。且裕新死，党与未离，不如缓之，待其恶稔。如其强臣争权，变难必起，然后命将扬威，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。”帝锐意南伐，语浩曰：“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。裕死，我伐之，何为不可！”浩固执曰：“兴死，二子交争，裕乃伐之。”帝大怒，不从。

遂遣奚斤等南伐，议于监国之前曰：“先攻城，先略地？”斤请先攻城。浩曰：“南人长于固守，苻氏攻襄阳，经年不拔。今以大国之力，攻其小城，若不时克，挫损军势，危道也。不如分军略地，至淮为限，列置守宰，收敛租谷。滑台、武牢反在军北，绝望南救，必沿河东走。若或不然，即是囿中之物。”公孙表请先图其城。斤等济河，先攻滑台，经时不拔，表请济师。帝怒，乃亲南巡，拜浩为相州刺史，随军谋主。及车驾还，浩从幸西河、太原，下临河流，傍览川城，慨然有感。遂与同寮论五等郡县之是非，考秦皇、汉武之违失。时伏其言。

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，闻其论古兴亡之迹，常自夜达旦，竦意敛容，深美之，曰：“斯人言也惠，皆可底行，亦当今之皋陶也。但人贵远贱近，不能深察之耳。”因谓浩曰：“吾当兼攸儒教，辅助太平真君，而学不稽古。为吾撰列王者政典，并论其大要。”浩乃著书二十余篇，上推太初，下尽秦、汉变弊之迹，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。太武，左右忌浩正直，共排毁

之。帝虽知其能，不免群议，故浩以公归第。及有疑议，召问焉。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。性敏达，长于谋计，自比张良，谓己稽古过之。既归第，因欲修服食养性术，而寇谦之有《神中录图新经》，浩因师事之。

始光中，进爵东郡公，拜太常卿。时议伐赫连昌，群臣皆以为难，唯浩曰：“往年以来，荧惑再守羽林，越钩陈，其占秦亡。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，利以西伐。天应人和，时会并集，不可不进。”帝乃使奚斤等击蒲坂，而亲率轻骑掠其都城，大获而还。后复讨昌，次其城下，收众伪退。昌鼓噪而前，舒阵为两翼。会有风雨从东南来，扬沙昏冥，宦者赵倪进曰：“今风雨从贼后来，我向彼背，天不助人。又将士饥渴，愿陛下摄骑避之，更待后日。”浩叱之曰：“是何言欤！千里制胜，一日之中，岂得变易？贼前行不止，后已离绝，宜分军隐山，掩击不意。风道在人，岂有常也？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分骑奋击，昌军大溃。

神二年，议击蠕蠕，朝臣内外尽不欲行，保太后亦固止帝，帝皆不听。唯浩赞成之。尚书令刘洁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门侍郎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深、徐辩说帝曰：“今年己巳，三阴之岁，岁星袭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举兵。北伐必败，虽克不利于上。”又群臣共赞深等云：“深少时常谏苻坚不可南征，坚不从而败。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，如何举动？”帝意不快，乃召浩与深等辩之。

浩难深曰：“阳者德也，阴者刑也，故月蚀修刑。夫王者之用刑，大则陈之原野，小则肆之市朝。战伐者，用刑之大者也。以此言之，三阴用兵，盖得其类，修刑之义也。岁星袭月，年饥人流，应在他国，远期十二年。太白行苍龙宿，于天文为东，不妨北伐。深等俗生，志意浅近，牵于术数，不达大体，

难与远图。臣观天文，比年以来，月行掩昴，至今犹然。其占，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。蠕蠕、高车，旄头之众也。夫圣明御时，能行非常之事。古人语曰：‘非常之原，黎人惧焉；及其成功，天下晏然。’愿陛下勿疑。”深等惭曰：“蠕蠕荒外无用之物，得其地不可耕而食，得其人不可臣而使。轻疾无常，难得而制，有何汲汲而劳苦士马。”

浩曰：“深言天时，是其所职；若论形势，非彼所知。斯乃汉世旧说常谈，施之于今，不合事宜。何以言之？夫蠕蠕者，旧是国家北边叛隶，今诛其元恶，收其善人，令复旧位，非无用也。漠北高凉，不生蚊蚋，水草美善，夏则北迁，田牧其地，非不可耕而食也。蠕蠕子弟来降，贵者尚公主，贱者将军、大夫，居列满朝。又高车号为名骑，非不可臣而畜也。夫以南人追之，则患其轻疾；于国兵则不然。何者？彼能远走，我亦能远逐，非难制也。往数入塞，国人震惊。今夏不乘虚掩进，破灭其国，至秋复来，不得安卧。自太宗之世，迄于今日，无岁不警，岂不汲汲乎哉？世人皆谓深、辩通解数术，明决成败，臣请试之。问其西国未灭之前，有何亡征？知而不言，是其不忠；若实不知，是其无术。”

时赫连昌在坐，深等自以无先言，惭不能对。帝大悦，谓公卿曰：“吾意决矣。亡国之臣不可与谋，信哉！”而保太后犹疑之。复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评议，帝命浩善晓之令寤。

既罢朝，或有尤浩曰：“吴贼侵南，舍之北伐，师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蠕蠕远遁，前无所获，后有南侵之患，此危道也。”浩曰：“今年不摧蠕蠕，则无以御南贼。自国家并西国以来，南人恐惧，扬声动众，以卫淮北。彼北我南，彼征我息，其势然矣。北破蠕蠕，往还之间，故不见其至也。何以言之？刘裕得关中，留其爱子，精兵数万，良将劲卒，犹不能固守，举军

尽没，号哭之声至今未已。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，士马强盛之时，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？设国家与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守之。自量不能守，是以必不来。若或有众，备边之军耳。夫见瓶水冻，知天下之寒；尝肉一脔，识镬中之昧。物有其类，可推而得。且蠕蠕恃远，谓国家力不能至，自宽来久。故夏则散众放畜，秋肥乃聚，背寒向温，南来寇抄。今掩其不备，大军卒至，必惊骇，望尘奔走。牡马护牧，牝马恋驹；驱驰难制，不得水草；未过数日，朋聚而困弊，可一举而灭。暂劳永逸，时不可失也。唯患上无此意。今圣虑已决，如何止之？”遂行。天师谓浩曰：“是行可果乎？”浩曰：“必克。但恐诸将琐琐，前后顾虑，不能乘胜深入，使不全举耳。”

及军到，入其境，蠕蠕先不设备。于是分军搜讨，东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。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。虏遂散乱。帝沿弱水，西至涿邪山，诸大将果虑深入有伏兵，劝帝止。天师以浩曩日言，固劝帝穷讨，帝不听。后有降人言：“蠕蠕大檀先被疾，不知所为，乃焚穹庐，科车自载，将百人入山南走。人畜窘聚，方六十里，无人统领。相去百八十里，追军不至，乃徐西遁，唯此得免。”闻凉州贾胡言：“若复前行二日，则尽灭之矣。”帝深恨之。

大军既还，南军竟不能动，如浩所料。

浩明识天文，好观星变。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，令青，夜有所见，即以铤画纸作字，以记其异。太武每幸浩第，多问以异事。或仓卒不及束带，奉进蔬食，不暇精美，帝为举匕箸，或立尝而还。其见宠爱如此。于是引浩出入卧内。加侍中、特进、抚军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以赏谋谟之功。帝从容谓浩曰：“卿才智深博，事朕祖考，忠著三世，朕故延卿自近。其思尽规谏，勿有隐怀。朕虽当时迁怒，若或不用，久可不深思卿

言也？”因令歌工历颂群臣，事在《长孙道生传》。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，赐酒食于前。指浩以示之曰：“汝曹视此人纤孍懦弱，手不能弯弓持矛，其胸中所怀，乃逾于兵甲。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，而虑不自决，前后克捷，皆此人导吾令到此矣。”乃敕诸尚书曰：“凡军国大计，卿等所不能决，皆先咨浩然后行。”

俄而南藩诸将表宋师欲犯河南，请兵三万，先其未发逆击之。因诛河北流人在界上者，绝其乡导，足以挫其锐气，使不敢深入。诏公卿议之，咸言宜许。浩曰：“此不可从也。往年国家大破蠕蠕，马力有余。南贼丧精，常恐轻兵奄至，故扬声动众，以备不虞，非敢先发。又南土下湿，夏月蒸暑，非行师之时。且彼先严有备，必坚城固守。屯军攻之，则粮食不给；分兵肆讨，则无以应敌。未见其利。就使能来，待其劳倦，秋凉马肥，因敌取食，徐往击之，万全之计。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，从陛下征讨，西灭赫连，北破蠕蠕，多获美女珍宝，马畜成群；南镇诸将，闻而生羨，亦欲南抄，以取资财。是以妄张贼势，披毛求瑕，冀得肆心。既不获听，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。背公存私，为国生事，非忠也。”帝从浩议。

南镇诸将表贼至，而自陈兵少，求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宁。就漳水造船，严以为备。公卿议者佥然，欲遣骑五千，并假署司马楚之、鲁轨、韩延之等，令诱引边人。浩曰：“非上策也。彼闻幽州已南，精兵悉发，大造舟船，轻骑在后，欲存立司马，诛除宋族，必举国骇扰，惧於灭亡，当悉发精锐，来备北境。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，恃其先聚，必喜而前行，径来至河，肆其侵暴。则我守将，无以御之。若彼有见机之人，善设权譎，乘间深入，虞我国虚，生变不难。非制敌之良计。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，乃所以招令速至也。夫张虚声而召实害，此之谓矣。

不可不思，后悔无及。我使在彼，期四月前还，可待使至，审而后发，犹未晚也。楚之人徒，是彼所忌，将夺其国，彼安得端坐视之？故楚之往则彼来，楚之止则彼息，其势然也。且楚之等琐才，能招合轻薄无赖，而不能成就大功。为国生事，使兵连祸结，必此之群矣。臣尝闻鲁轨说姚兴，求入荆州。至则散败，乃不免蛮贼掠卖为奴，使祸及姚泓，已然之效。”

浩又陈天时不利于彼，曰：“今兹害气在扬州，不宜先举兵，一也。午岁自刑，先发者伤，二也。日蚀灭光，昼昏星见，飞鸟堕落，宿当斗、牛，忧在危亡，三也。荧惑伏匿于翼、轸，戒乱及丧，四也。太白未出，进兵者败，五也。夫兴国之君，先修人事，次尽地利，后观天时，故万举而万全，国安而身盛。今宋新国，是人事未周也；灾变屡见，是天时不协也；舟行水涸，是地利不尽也。三事无一成，自守犹或不安，何得先发而攻人哉？彼必听我虚声而严，我亦承彼严而动，两推其咎，皆自以为应敌。兵法当分灾，迎受害气，未可举动也。”帝不能违众，乃从公卿议。浩复固争，不从。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鄴，琅邪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。于是寇来遂疾，到彦之自清水入河，
彳斥流西行，分兵列守南岸，西至潼关。

帝闻赫连定与宋县分河北，乃先讨赫连。群臣皆曰：“义隆军犹在河中，舍之西行，前寇未可必克；而义隆乘虚，则东州败矣。”帝疑焉，问计于浩。浩曰：“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连，招结冯跋，牵引蠕蠕，规肆逆心，虚相唱和。义隆望定进，定待义隆前，皆莫敢先入。以臣观之，有似连鸡，不得俱飞，无能为害也。臣始谓义隆军屯住河中，两道北上，东道向冀州，西道冲鄴。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，不得徐行。今则不然，东西列兵，径二千里中，一处不过千，形分势弱。以此观之，儻兒情见，正望固河自守，免死为幸，无北度意也。赫连定残根易

摧，拟之必仆。克定之后，东出潼关，席卷而前，威震南极，江淮以北无立草矣。圣策独发，非愚近所及，愿陛下必行无疑。”

平凉既平，其日宴会，帝执浩手以示蒙逊使曰：“所云崔公，此是也。才略之美，当今无比。朕行止必问，成败决焉，若合符契。”

后冠军安颉军还，献南俘，因说南贼之言云：“宋敕其诸将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，径前入河。若其不动，住彭城勿进。”如浩所量。帝谓公卿曰：“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，惊怖固谏。常胜之家，自谓逾人远矣，至于归终，乃不能及。”迁浩司徒。

时方士祁纤奏立四王，以日东西南北为名，欲以致祯吉，除灾异。诏浩与学士议之。浩曰：“先王建国，以作藩屏，不应假名其福。夫日月运转，周历四方，京师所居，在于其内。四王之称，实奄邦畿，名之则逆，不可承用。”先是，纤奏改代万年，浩曰：“昔太祖道武皇帝应期受命，开拓洪业，诸所制宜，无不循古。以始封代土，后称为魏。故代、魏兼用，犹彼殷、商。国家积德，著在图史，当享万亿，不待假名以为益也。纤之所闻，皆非正义。”帝从之。

时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贰意，帝将讨焉，先问于浩。浩对曰：“牧犍恶心已露，不可不诛。官军往年北伐，虽不克获，实无所损。于时行者，内外军马三十万匹，计在道死伤，不满八千。岁常羸死，恆不减万，乃不少于前。而远方承虚，便谓大损，不能复振。今出其不图，大军卒至，必惊惧骚扰，不知所出，擒之必矣。牧犍幼弱，诸弟骄恣，争权纵横，人心离解。加以比年以来，天灾地变，都在秦、凉，成灭之国也。”

帝命公卿议之，恆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皆表曰：“牧犍西垂下国，虽心不为纯臣，然继父修职责，朝廷接以蕃礼。又王